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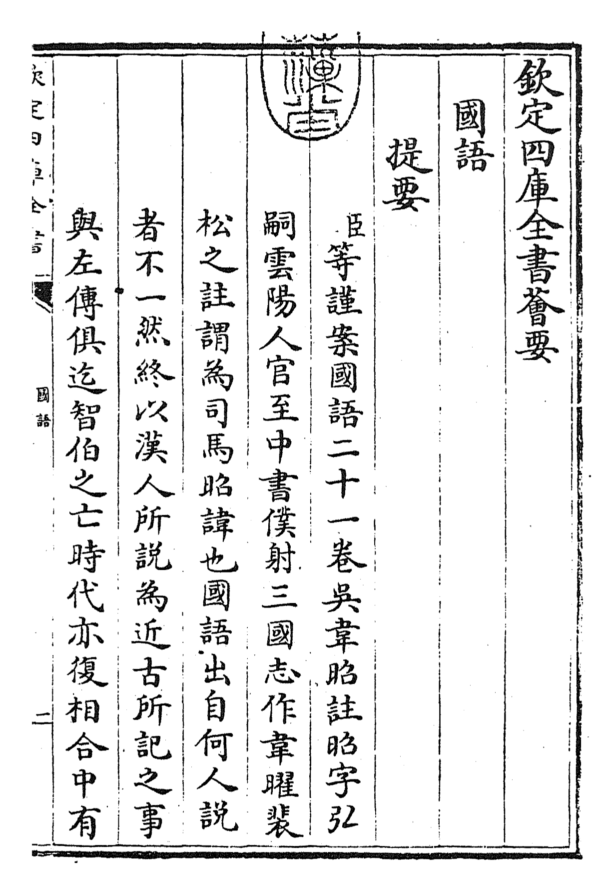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國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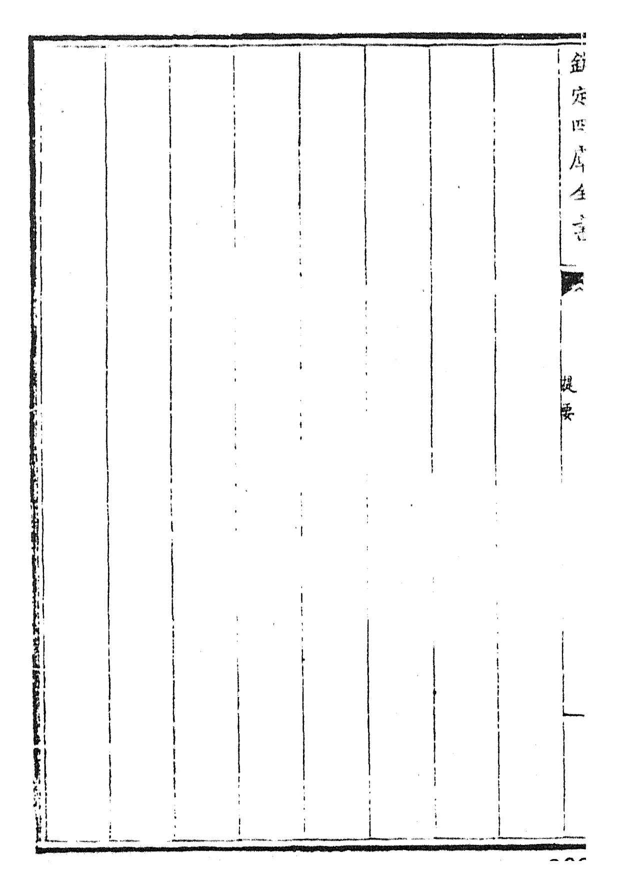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國語二十一卷吳韋昭註昭字弘嗣雲陽人官至中書僕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註謂為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

與左傳不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牴牾葢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故也漢志作二十一篇其諸家所註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肅本二十二卷賈逵本二十卷互有增減葢偶然分併非有異同惟昭所註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實二十一卷諸家所傳南北宋版無不相同

知隋志誤一字唐志脫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寥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据駁正為多序又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今考註文之中昭自立義者不過六七十事合以所正訛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為三百歟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轉訛也此本為衍聖公孔傳鐸

所刊如魯語公伯文伯飲酒一章註中此堵父詞四字當在使鼈長句下而誤入遂岀二字下小小舛訛亦所不免然較諸坊本則頗為精善自鄭衆解詁以下諸書並亡國語注存於今者惟昭為最古黄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註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詆其訓材為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說而不知鄭語計

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
此訓然則奇齡失之眉睫間矣此亦見其多
資攷證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國語原序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黄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注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

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撿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吳韋昭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三十九　史部

國語卷一

吳　韋昭　注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内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事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則也干盾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

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脩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

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商殷之本號辛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令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令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

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説皆紛錯不同惟賈君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

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
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
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王王事天
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珤為贄故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
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于曾高時享時享于二祧歲貢歲貢于壇墠
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
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
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語曰

信于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地遠者辠輕也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于德而無勤民于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珤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

進於王夫獸三為羣自三以上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貌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之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醜類也王者至尊且猶不堪況女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曽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召公告王曰

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也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其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

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絃歌風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師傅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也悖逆民之有口也猶土之

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以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備之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

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思文

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烝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召公宮者避難奔召公國

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及至也令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殺王子令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懟謂晉慶鄭怨惠公愎諫違卜棄而不載若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虢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上

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厖大也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

令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甾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甾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以大史之言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向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

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齋宮所齋
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
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
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
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
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
食農正田大夫主敎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大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
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

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户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

旱也在司寇司寇行其旱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氾監衆官不得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大史掌逹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大王則大徇大徇師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鎛鉏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

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畒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

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

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耇凍梨也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

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耨穫亦於藉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

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賊為政之道也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

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笮也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令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

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母涼也三年魯莊十九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子頹三子周大夫也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遬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蔿國也客上客也樂

及徧儛徧儛六代之樂也謂黄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一曰諸大夫徧儛也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頽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二門王城門也王殺子頽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莘

（虢邑）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常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者）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辜曰誣）百姓攜貳（攜離也貳二心也）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

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神
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
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丹朱馮身以儀之生
穆王焉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焉以生穆王是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馮
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
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對曰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令

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王卿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令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周公忌父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至虢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虢公

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也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十九年晉取虢

惠王十九年

魯僖之二年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

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郤芮冀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眾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般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般庚是

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則維女衆歸功於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辠當在我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猶拂也考中度衷以涖之涖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恕以臨之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祓除其心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令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令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諸侯春秋受職于

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曰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為之表識為摯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摯六摯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瑞六瑞也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解慢於事不奉職業者故加之刑辟流之荒裔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為夷蠻之民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以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略也陵其民虐處者也而畀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畀替其摯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摯無鎮鎮重也無以自

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錫瑞命在十一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秦怨惠公背施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冑冑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披以告公

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于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大宰涖

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衣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饔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

必歸之道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心中則不偏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義所以節也制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晉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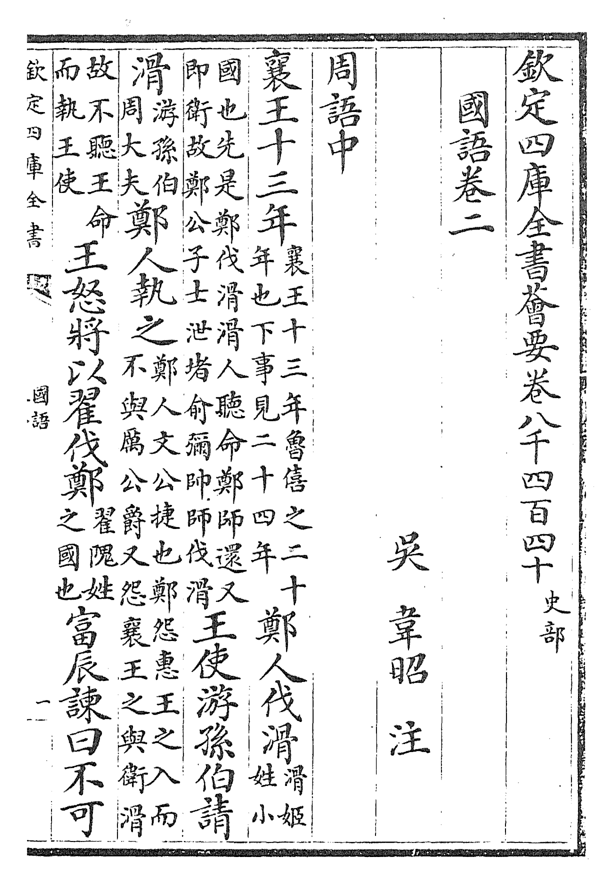
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于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五年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三年

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雝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雝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師于城濮城濮衛地也旋至衡雝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

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於是乎始霸

國語卷一



國語卷二

吳　韋昭　注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又即衛故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

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它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循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得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很外禦它人故不敗親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寤生也王功曰勲平幽王之子平王宜臼也桓平王之孫太子泄父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郕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勲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叙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當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是也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子穨周莊王之子惠王叔父也篡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公殺子穨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猶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且

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召也它謂翟人）徵於它利乃外矣（利外在翟）章怨外利不義也（章明也）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也棄親出翟師以伐鄭）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

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令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為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昔鄔之亡也由仲任（鄔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鄔夫人唐尚書云鄔為鄭武

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黷姓所以亡息由陳媯息姬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取於陳息媯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媯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蕪之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之女為

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之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十億曰兆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

去退營也自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

莊王佗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毋涼也為子穨所簒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弱猶稱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間舊間代也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

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后旣立而通於王子帶故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難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謂穨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于氾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

之以地謂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内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

甾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甾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
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聲
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
王柩輅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
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甾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

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言將放辟於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猶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與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茂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以為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公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

晉君為能德為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也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畔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祊宗祊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也尋討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為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

將見慢黷而頓弊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恤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温晉之河陽也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

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温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二十八年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上出也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令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令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

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為請于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二年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曰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冑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滿周大夫王孫之名謫猶咎也王曰何

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脱脱簡脱也謂不敎旅整陳寡謀自陷入險而脱能無敗乎險謂殽地也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殽晉地也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定王饗之殽烝定王周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揄也烝升也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

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

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言告王也王召

士季季范武子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

而升之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

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

俎謂之折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

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

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

禮親戚宴饗之禮也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昏也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奉其犧象犧犧尊飾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出其尊

彝尊彝皆受酒之器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一列膚特於東瀞其巾幂瀞潔也巾幂所以覆尊彝敬其祓除祓除猶埽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子然全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也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物備也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于解倦時宴不

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于淫湎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修修十日之中所成為者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龢同可觀見殽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

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

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為晉國之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

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

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

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

疆境也　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障之川不梁
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渠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
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
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也膳宰不致
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
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向為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
容負任之處　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畱賓弗見及至

也陳靈公舜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土稱公

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

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駟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舁土之器具汝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奥草皆墾辟也奥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

也執有次事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令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

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棄也若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

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

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

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

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

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

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詰禁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今雖朝

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

賓於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

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

從匪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

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

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昭謂

夏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嫣

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褻瀆其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

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畧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匪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于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遂取陳以

為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内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歜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尚

敬君尚寛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惠也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寛則得衆故可以守位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也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於死寛猶遠也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無之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廕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禮贄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于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

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遂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欒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

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在賓爲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蔑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鄢在魯成十六年]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

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令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也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

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强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以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

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

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政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政卿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言如是君以為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禮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

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己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

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為佻（以姦偽行仁為偷仁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姦勇為賊（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龢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三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畔其國而即讎人謂舍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

也令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謂爲厲公所殺

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

國語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一行昔我先王世后稷刊本脫王字據宋本增
第四頁後一行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刊本法訛非據宋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脩師傳理書史之教以蹈于王刊本複衍脩字又脫師傳二字據宋本刪增
第十頁後五行大史掌達官之治刊本達訛逆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郱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刋本郱訛盖洛訛汭並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其丹朱之神乎刋本脱之神二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守節不淫信也刋本節訛禮據宋本改

卷二第四頁前一行盧由荆譌刋本盧訛廬據宋本改注同

第七頁後七行魯僖公二十五年也刋本脫此句

據宋本增

第十頁後三行季范武子字刋本脫武字據宋本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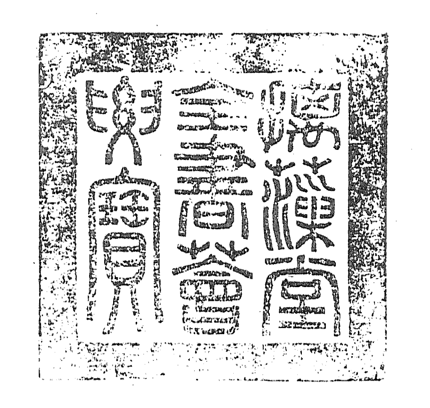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一行司空掌道路者刋本司空下衍

卿官二字據宋本刪

第十三頁前六行縣方十六里刋本十六譌六十

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言儉也刊本脫此句據宋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温之誠